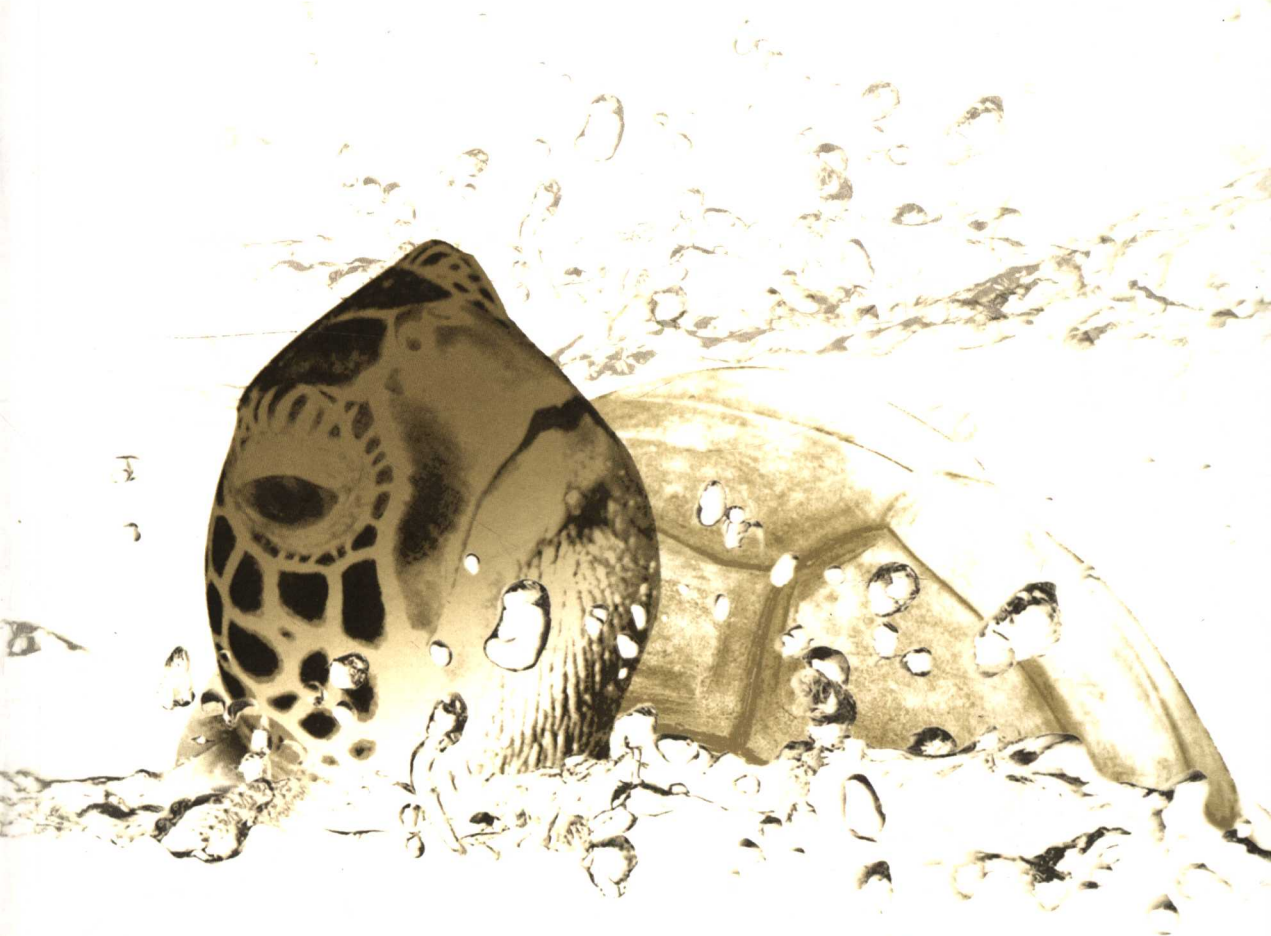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庫
長篇小說文庫

百年恩公河

南豫见 著

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G o n g H e

百年恩公河

南豫见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恩公河/南豫见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 1

ISBN 978-7-80623-720-5

I. 百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350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29.5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469000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 1—20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720 毫米×1005 毫米	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20-5	定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解读中国近百年历史的雄浑、大气、厚重之作！

作为本书的主要人物，海水清从投身革命到全国解放，从地下斗争到为官一方，从参加大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大跃进……直至改革开放，在带领莲州民众流血牺牲、艰苦奋斗、建设家园的近百年过程中，终成一位功勋卓著的职业革命家，并被百姓誉为“现世基督”。作品不仅高度地浓缩了恩公河流域一个普通村镇的百年史，而且艺术地再现了一个莲州地区的百年史，形象地成就了一个革命家的百年史。

在这部洋洋洒洒的作品中，作者将泥玩儿、毒鳖、梅花印、漂葫芦、恩公谣等一幅幅精彩纷呈的史诗性风情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：潺潺恩公河，百年古莲州；逶迤保命岗，功罪海水清。善与恶的交织，美与丑的搏斗，灵与肉的撞击，官与民的矛盾……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与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与惩恶扬善的民心所向，君子英雄的美好理想与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，险恶官场的龌龊交易与来自异邦的基督教义，等等。作品在结构宏大叙事、充分展现人性、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基础上，将百态人生包罗万象地涵蕴其间……

准确解读作品的钥匙，主要是全书的最后一章《审判亡灵》。当海水清接受大司审的审判和海黑头的质询之后，终于清醒地意识到：老百姓就是共产党的恩公，就是我海水清的“上帝”！而海水清与众亡灵们的忏悔意识，则显得尤为难得并震撼人心！

在普遍存在思想贫血的当下文坛，本书可谓独树一帜地成就了我们民族的一部百年心灵史。

卷一

1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 /1
海水清 /1
一说恩公河 /6
二说泥玩儿 /9
三说保命岗 /11
2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15
送圣灯 /15
3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21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1) /21

卷二

4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23
盛女 /23
5. 公元 20 世纪 20 年代中 /26
娃娃亲 /26
6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初 /29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2) /29

7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32
抢绝户 /32
8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36
海鸭子 /36

卷三

9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初 /40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3) /40
10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41
万福祥老板 /41
11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 /43
投奔大哥去 /43
12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中 /45
圣物八件套 /45
13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中 /49
醋泡豆 /49
14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中 /54
腊八粥 /54
15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中 /56
盛女断指 /56

卷四

16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中 /62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4) /62
17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 /64
花烛之夜 /64
18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 /66
桩子走了 /66
19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 /70
将军藤 /70

20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72
小白楼之夜	/72

卷五

21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75
淑女姚佳	/75
22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77
“锅底”与水库	/77
23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81
黄河大决口	/81
24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85
刷碾盘	/85
25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88
盛女圣为	/88
26. 公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	/91
盛女圣行	/91
27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末	/96
桩子伯的绝活儿	/96

卷六

28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	/101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5)	/101
29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末	/102
村长吕叔	/102
30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末	/107
种瓜得瓜	/107
31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末	/110
禁园	/110
32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末	/113
芝麻叶面条	/113

33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末 /116
茅池协议 /116
34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24
饥谨恩公祠 /124
35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28
组织上有安排 /128
36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32
我真是个大傻蛋 /132
37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38
你就是只笑面虎 /138
38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43
悲壮的阿妈尼 /143
39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/146
老革命海老 /146

卷七

40. 公元 20 世纪 40 年代初 /158
恩公谣上篇 /158
鹰爷 /162

卷八

41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末 /175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6) /175
42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末 /176
恩公谣下篇 /176
火头叔 /178
黄泥鳅 /182
过鱼 /188
五龟子汤 /192

卷九

43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中 /201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7) /201
44. 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末 /203
海黑头 /203
45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中 /208
龙主任 /208
46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中 /212
狗子 /212

卷十

47. 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中 /217
何凤 /217
48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 /220
水灾 /220
49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 /224
大黑 /224
50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 /229
上访者 /229
51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 /235
失踪 /235

卷十一

52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末 /238
红公鸡绿尾巴 /238
宏村长 /251
不能给党抹灰 /262

卷十二

53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271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8) /271

54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281

镇老大 /281

卷十三

55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290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9) /290

56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初 /293

工农兵学员 /293

57. 公元 20 世纪 70 年代中 /296

“金线菊” /296

金枝子 /299

58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中 /301

胡新国 /301

卷十四

59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06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10) /306

60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11

黑杆儿恶老雕 /311

卷十五

61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16

幻觉性伴侣 /316

62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20

星相术 /320

63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26

卷十六

64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31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11) /331

65. 公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/335

幻觉成真 /335

卷十七

66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42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12) /342

67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43

屠夫石碓 /343

卷十八

68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51

大败“东北虎” /351

检查恩公祠 /356

卷十九

69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65

海黑头的天才构想(13) /365

70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68

碾子的喜事 /368

卷二十

71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82

圈套 /382

72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89

风云保命岗 /389

卷二十一

73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394

石碓狼样的呜呜直叫 /394

74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402

兄妹三人哭成一团 /402

75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/407

我成全你海黑头 /407

卷二十二

76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 /416

血祭保命岗 /416

卷二十三

77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 /429

审判亡灵 /429

后记 /454

1. 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

海水清

再过三个月，海老就满一百周岁了。

海老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，海老是莲州地区的精神支柱。

莲州地区的基督徒，一直盛传海老是基督现世，是莲州百姓的救世主。

海老的全名叫海水清。海老的全名只有在庄重的红头文件上，或严肃的媒体报道中才出现。

有关海老传说的版本很多：做“红色种子”时，一口流利的“英格里士”感动了莲花山教堂，使意大利神甫瞠目结舌。他因而隐身教堂，以修生的名义传播革命思想，用星星之火点亮了恩公河……

海老不仅足智多谋，还英勇善战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做赤卫队长时，杀土豪劣绅如麻；30 年代做恩公河游击队司令，让小日本与“白狗子”闻风丧胆……他创建的恩公河苏维埃根据地，曾一度成为革命摇篮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。其中活下来的，都成了革命的宝贵财富。他们对海老感恩戴德，尊崇有加，拿海老的话当圣旨，当金科玉律。海老关心他们，爱护他们，该提拔时提拔，该说话

时说话,该庇护时像母鸡护雏,上下彼此照应,和谐团结,形成了良性循环。这扩大了海老的地盘,加重了海老的权势。

解放后,海老是莲花山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,后来一直坐在莲州地区党政一把手的位置上。80年代初退下来时,是省人大副主任,享受正省级待遇。

离休后,海老名义上是功成身退,其实并未赋闲,继任者特意为他保留了原来的办公室。地区的重大事务,还得征求他的意见。啃不动的硬骨头,还得由他出面协调。这种职退身未退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十年,直到住进了莲花山干休所。当年干休所选址时,海老圈定于此,缘于这莲花山又名保命岗,山下是奔流的恩公河,青山绿水,得天地之灵气。搬进来那日,他心血来潮,竟得一首五言诗:

坐拥保命岗,青山送天堂。

绿水荡漾处,恩公赐安详。

让他情有独钟的不仅是这条陪伴他百年的河,距干休所百步之遥,还有一座教堂,晓暮时的风琴声、唱经声清晰可闻。每逢此时,他总刻板地走进院子,坐在一把藤椅上,怀抱拐杖,双目微闭,听任天籁般的音符在胸间萦绕,结果常常是满腮泪流。

海老常常喃喃自语:“斯大林、毛泽东够伟大了吧,他们才落个‘三七开’,我老海若够上‘四六开’就不错了。”有时,他会冷不丁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问:“你们如何评价我老海?大家如何评价我老海?老百姓如何评价我老海?”被问者昏蒙片刻后,总是笑着回答:“海老,您是革命功臣,您是革命旗帜呀,您是莲州人民的骄傲。谁不尊敬您?谁不崇拜您?”

每逢这时,海老就忍俊不禁。他笑得很淡,很自然,很惬意,有一种成就感深藏其间。

渐渐,戎马倥偬的岁月,历次政治运动的浮沉,对海老来说已成过眼烟云,激不起情绪的波动了,但亲情如陡涨的恩公河水,在他胸间激荡。他开始盘点亲情,这种思潮的起伏,对他来说是从未有过的。兄弟情深,第一个涌上来的是海桩子,他唯一的亲弟弟。但兄弟之间罅隙过深,交恶了几十年,哥哥做高干,弟弟看河堤,判若云泥。他想起海桩子的话:“兄为高官,弟为草民,老死不相往来。”若让海桩子评价哥哥,会是“四六开”吗?恐怕是倒“四六开”,甚至是

倒“三七开”，没准还会认定老兄祸国殃民，一无是处，地道的白脸奸臣一个……想到与亲弟弟芥蒂的缘由，海老陡然一阵胸闷，像是被万山挤压，又像被卡死了脖子，一口气未上来，大脑蓦然一轰，昏厥了过去。

干休所的医生及时赶到，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。告急电话中断了莲花山县委常委会，抢救领导小组随之成立，金果果书记亲任组长，她当即拍板：“海老是国宝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。”

干休所条件有限，转院就医势在必行。但海老有言在先：“从踏进莲花山起，我就算叶落归根了。谁要是在我不能开口说话的当儿，以救治为名搬我下山，到马克思那里，我也饶不了他。”

海老素来言必信、行必果，以铁腕政治家著称。他无须动口，一个眼神，或一个暗示，即可使人上天，也可让人入地，或使人飞黄腾达，或把人搁置冷宫，甚至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全凭他的兴趣。在莲州地区他的意愿就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这一句“饶不了他”的背后玄机，如何不让人发怵。

就地救治，金书记一锤定音。直升机运来了省里的专家和器械，用最先进、最昂贵的“导弹头”，摧毁了海老心脏的堵塞物。

海老的心肌恢复了跳动，但大面积猝死的脑细胞没有抢救过来。从此，海老丧失了语言功能，周身也动弹不得。好在有少量存活的脑细胞，支撑着他的部分中枢神经，使他残留少许清醒。凡亲人探视，听到至情至深时，他的眼角总会有混浊的泪珠滚出。

这些流动的泪珠，虽然很有限，却是活着的标志物，证明海老还有清醒的希望。金书记明确表示，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就决不放弃努力。这很让一些人振奋，其中当然包括跑前跑后的海黑头。对这个恩公祠土生土长的远房孙子，海老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。要说他老人家还不够沧桑吗？尘世间的蝇营狗苟，还逃得脱他的法眼吗？可他乍一见海黑头，就让海黑头照心窝打了几枪十环。平时乡亲们找他办事，他一般敷衍一下，送几个小钱，领到餐馆，肥吃大喝一顿了事。谁知海黑头不听他这一套，说：“爷，您孙子不缺钱，您孙子的钱花不完，您孙子也不缺吸不缺吃不缺喝。您孙子吸烟只认一个牌子，大中华，软包装的，硬盒的您孙子不抽。”海老忍俊不禁，心想你就使劲吹吧，反正又不报税，恩公祠咋出你这个怪物。海黑头当真从兜里掏出一包软包装大中华，给海老敬上一支，自己也点上一支。海黑头长吸一口说：“爷，要论明钱您没有您孙子挣得多。”海老笑道：“你做啥营生？”海黑头卖了个关子说：“您孙子干啥

营生待会儿再给您汇报，反正您孙子不偷不抢，挣的都是明钱。先说这喝酒，您孙子只认一个牌子，就是贵州茅台，当年出厂的您孙子不喝，您孙子只喝十年以上的陈货。”海老笑着从书架下边的暗柜里，取出一瓶喝剩下的茅台，倒半杯递给海黑头说：“你品品这是哪年出厂的？”海黑头接过凑到鼻前一闻，张口就说：“这酒不假，是1989年出厂的。”海老验证了一下包装上的出厂日期，顿时为之愕然。

接下来，这祖孙两人的关系近了不少。海老重复刚问的话题：“你是做啥营生的？”海黑头说：“您孙子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。”海老纳闷。海黑头说：“《周易》是灿烂的传统文化吧？您孙子就是做《周易》的营生，给人算卦测字起名看风水，这大把大把的钱就飘杨叶般过来了，想关门堵都堵不住。”海老恍然，笑道：“你这是封建迷信，要搁过去我一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。”海黑头说：“您孙子办有执照，属合法经营，您抓孙子没理由啊。”海老说：“咋样啊？你挺会蒙人？”海黑头说：“爷，不瞒您说，您孙子的生意好着哩。您孙子的名声打出去了，光地厅级县处级找上门来的都得预约，那些小小的乡镇干部不走门子想见您孙子的面都难。”一句话将海老说得哈哈大笑。海黑头说：“您别见笑，爷，河里没鱼市上看。这年头做官的做得越大越收不住官心，大款越大越想再发大财，加上官场、商场风云际会，瞬息万变，谁不想预测一下未来，探求一下变数，防备一下克星，图个顺畅吉利呢？您孙子的生意也就因之特好。”

朝下自然过渡到了现身说法，海老半信半疑地让海黑头推算了生辰八字。之后，海黑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爷，真神不露相，露相不真神，孙子先赔礼再说。”海老说：“但说无妨。”海黑头说：“爷，您孙子可大不敬了。”海老笑道：“你开蒙吧。”海黑头又抱拳施礼道：“爷，桩子爷是您的亲弟弟。”海老说：“你不是废话吗？恩公祠妇孺皆知。”海黑头紧接着说：“现在您名义上就俺桩子爷一个亲弟弟，其实不然，您另有一子一女，还有两个孙女，一个曾孙女，您子孙满堂啊爷。”海老愣了一下，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，同时还微闭上了双眼。海黑头说：“爷，孙子失礼了，还朝下说不？”海老无言，轻轻颌首。海黑头说：“爷，您孙子遇到难题了……”海老睁开了眼睛。海黑头说：“对一个女人，您孙子不知该咋称呼。”海老瞪着海黑头说：“你该咋说就咋说。”海黑头摇摇头：“不行！爷，这女人的身份特殊。”海老问：“是谁？你只管说。”海黑头说：“那样的话您孙子可大不敬了，这个女人就是桩子奶——盛女。”

这一枪实实在在地照海老的心上打了个十环。

海老的额头浸出了一层明晃晃的汗粒。朝下，海黑头又打了两个十环。海黑头说：“爷，时下有个段子很流行，是说男女婚外情的，大官外遇叫游龙戏凤，小官外遇算一时冲动，百姓外遇是流氓成性。同是搞女人，游龙戏凤叫生活品位，一时冲动是活出了趣味，而流氓成性是触动刑律犯法犯罪。”海黑头这一插科打诨，把海老逗得忍俊不禁，道：“你这大官小官是如何界定的啊？”海黑头笑道：“这个嘛，因人而异，不好界定。大官泛指高干，包括省部级、地厅级，小官是县处级，囊括乡科级。爷，您是省部级，高干，大官，即便一时失足，也是游龙戏凤，这叫生活品位，没有人敢品头论足、横加指责的。”海老笑嗔道：“听你瞎扯。”海黑头感到是时候了，遂言归正传道：“爷，依照命相之规，对当属女人是以是否怀孕生子为界定的，诸如蜻蜓点水、一夜情、露水夫妻一概排除不计。爷，据此推定，您名义上就俺奶海李氏一个女人，其实不然，您另外还有两个女人……”

海老撑不住劲了，一抹额头上的汗，吼道：“别说了，你给我出去。”海黑头脸一白，讪笑着，面朝海老边朝外退边连声道：“爷，爷，孙子失礼了，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别跟您孙子一般见识。”等他退到门口时，海老又厉声喝道：“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朝下，为了避开干扰，海老带着海黑头，移师到地委招待所一间豪华包房，关上大门，听海黑头敞开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一个侃得满头大汗，一个听得灵魂出窍。

此后，海老不再拒绝海黑头的求见，但都是私下的，不为人知。这种交往方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

再后来，海黑头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职务是海老的生活秘书。

此刻，海黑头支开护士，俯到海老的耳边说：“爷，从此时此刻算起，距您的百岁华诞还剩九十天。您一定要撑住劲儿，到时您交代给孙子的事儿，全都会办得妥妥当当。”

病床上的海老纹丝不动。

海黑头接着说：“爷，您另外两房留下的下辈人都有下落了。”

海老仍纹丝不动。

海黑头并不灰心：“爷，那枚‘方圆梅花印’也有着落了。”

海老依然纹丝不动。

海黑头最终一枪打了个十环：“爷，保命岗开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，您一定